

马蹄声 远

梦 回 荒 原

撰文 丁亮

终，成功阻止了白人西部大开发破坏自然的步伐，在克里克的帮助和关爱下，重获自由并带着收获的爱情奔向原野。

影片讲述了很多东西，马群、自由、爱、美国西部大开发对自然和印第安人的伤害、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冲突……如同史诗般波澜壮阔，让人在观看过程中热泪盈眶。片尾曲《我要回家》、《同甘共苦》、《舍不得走》接连唱响，看着字幕一行行升起，笔者在影片最后再一次被美国人感动了，一部动画片居然有多位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作为顾问。有人说欧美社会看似友爱互助、严谨有序得益于严格繁琐的法律规章和重罚，但导演邀请科学家对一部动画片把关，并非因为相关法律规定，而是认为科学性是理所当然要秉持的。科学事实并不是阻碍艺术创造的绊脚石，这也是艺术修养登峰造极之后的自信表现。科学精神是植根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是每个人自发自觉

电影《小马王》是美国梦工厂出品的一部动画大片，镜头追随一头翱翔的白头海雕，穿过北美大陆的密林巨壑，飞过大河雪峰，最后来到一群自由的野马之中。在配乐大师汉斯·季默和词

曲作家布莱恩·亚当斯创作的恢弘旋律下，小马王从诞生到成为族群领袖，从第一次眺望人类的篝火到被美国白人骑士团捕获，从骑士团上校驯马失败到和印第安青年克里克成功出逃，最



摄影 / 王忠海



的，而不是空口白牙的口号。

整部影片虽然有很多内涵，但要表达的最中心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自由。不过马这一物种，实际上和自由这个词有着极其丰富的戏剧冲突和亘古至今的矛盾纠葛。人类的智慧和能量是无穷的，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驯服了自然界中最最狂野不羁追求自由的两种灵兽——狼和马。而狼和野马经过人类驯化改良的后代——狗和家马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了对人类最忠诚的两种家畜。在中国民间的传说中，十二生肖几乎每一种都有反面的故事，老鼠之流就不用说了，公鸡有骄傲的、猴子有狡猾的、牛有蠢笨的……只有狗和马几乎只有正面的形象，忠诚是它们最突出的品质。马在忠诚之外，还有吃苦耐劳和日行千里等优良品质，但这些和自由实在是扯不上任何关系。

对现代家马的分子遗传学研究结果显示，马被人类驯化可能起源于6000年前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西部，这也提示了欧洲野马是现代马唯一的野生种质资源，并在驯化过程中不断与当地野马杂交，最终形成了现在不同的家马品种。而第一匹有记载被驯服的家马要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和斯基泰人。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将家马带到北美洲大陆，从1519年科特兹带往北美的6匹家马，到1539年狄索托带往佛罗里达的200余匹，随后成千上万

的马陆续登陆新大陆。继在北美洲自然灭绝1000万年以后，马终于再一次踏上了自己祖先起源的土地。不断逃逸的家马在北美大草原上一度繁荣昌盛，形成了200多万匹的“野生”种群，这些由家马野化而来的家伙最终成功成为了美国西部精神的代表——自由奔放、狂野不羁，并和自由翱翔的白头海雕一同成为了美利坚的象征。

随着马进入人类的生活，这种神奇的动物就不断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牧马、车马、战马、赛马……人类历史中的每一幅画面，都少不了一匹匹马儿伟岸的身影。在马背上，我们真真正正地征服了脚下的大地；在马背上，我们内抗强权外抵胡虏；在马背上，我们一次又一次骄傲地望向远方；牵着马，我们一次又一次憧憬着富足的生活……马，载着背上的人类跨过了一座又一座文明的山巅！而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机械动力的不断革新，马在不知不觉中，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马的身姿更多只会出现在马术运动的体育赛场上或是成为富豪们私人庄园中的珍藏。只有经济落后的地区，才能在百姓的生活生产中找到马的影子。人类蹒跚怯懦的童步曾因胯下马蹄铿锵而不再犹豫和恐惧，大步向前。如今，马蹄声远，再也追不上历史的车轮，我们坐在驾驶室里，瞥见后视镜中伫立渐远的

马影，心底可曾有过一丝犹豫或悲伤？

家马如是，自然界中野马的命运又如何呢？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还有两种野马在自然界生存着：欧洲野马和蒙古野马（普氏野马）。欧洲野马曾分布于法国南部、西班牙东部、波兰、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中部等广大地区，但随着人类不断的捕杀，最后一匹欧洲野马在1876年死于乌克兰的阿斯卡尼亚诺瓦。普氏野马曾活跃在蒙古国和我国甘肃、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伴随栖息地开发造成的生态退化和人为捕猎活动，20世纪60年代，蒙古国宣布野马灭绝，随后的1971年，人类在新疆准格尔盆地最后一次野外目击到普氏野马。虽然现在还有1000余匹人工饲养的普氏野马，并且已经在蒙古胡斯坦奴鲁草原和中国新疆吉姆萨成功野外放生建立了新的野生种群，但现存千余匹普氏野马追溯起源仅来自人工豢养的10余匹种源，所以近亲交配引起的退化问题始终存在。

人类社会越高级越复杂，我们背离自然的脚步就越坚决越有力。我们与自然渐行渐远的旅程将以什么结局收场？可能谁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美国在20世纪逐渐形成两种环保观点，这些思想渗透到实际生产生活和政治战略中博弈，循环上演：一种被称为“浅绿”阵营，他们希望通过技术改

呼伦贝尔草原上奔腾的马群 摄影/吴文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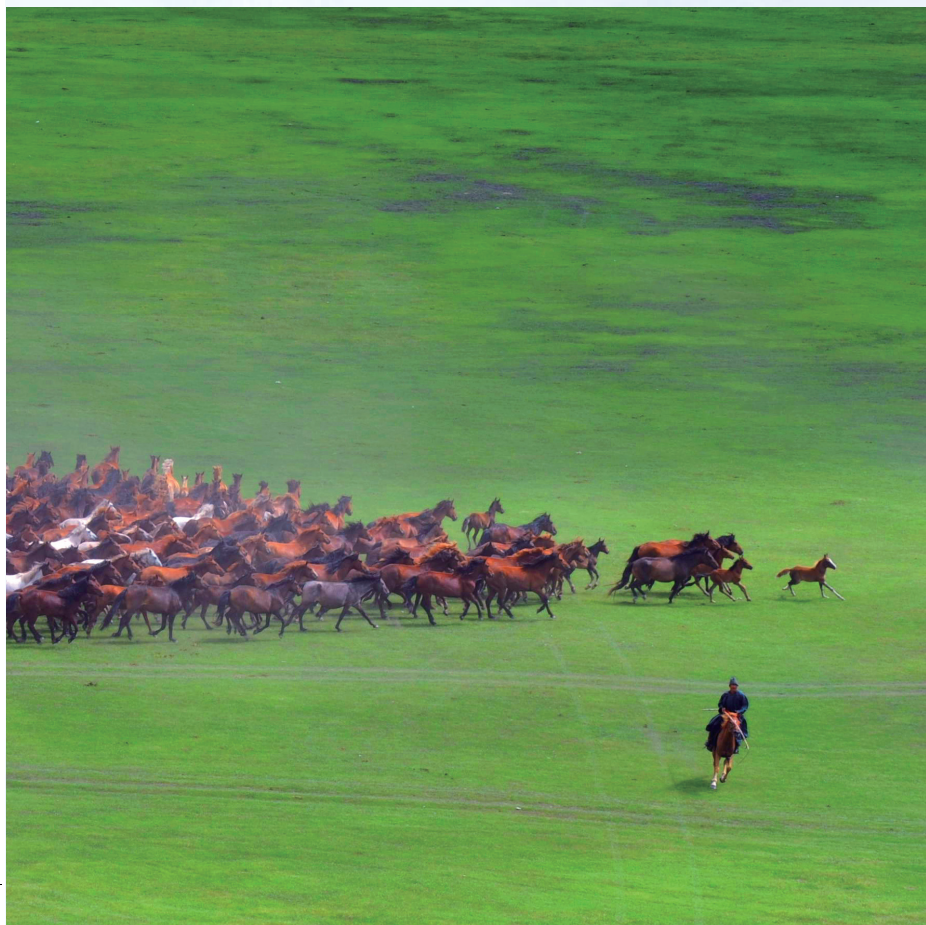


良形成一种人类利用自然的可持续模式；另一种则被称为“深绿”或“硬绿”阵营，他们提倡人类在城市中大力发展工业科技，但对自然要完全保护其原始的本真。笔者认为，无论哪种模式都是在寻求人与自然双赢的发展途径，在理论上都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最终却往往都会沦为政治和集团利益的帮凶。即便人类只在城市发展，但超市每天新鲜供应成百上千吨的深海鱼类从哪里来？那些“无穷无尽”的木材和矿石难道是从天而降或是炼金术士变出来的吗？而所谓技术改良则更容易

被身后暗藏的权钱操纵，社会大众甚至决策者对技术的专业口径永远没有深究的可能性，2010年笔者考察了四川西北的原始森林，每一条大江源头、每一条深涧支流的中上游、每一条江水都被无数的水坝，阶梯状截成了一小段一小段。每一条！我们唯有不断培育每一个人心中的种子并让它们生根发芽，才有为未来保存仍能看到绿色的一丝机会和希望。那是些什么种子呢？

《小马王》影片中印第安人的生活被一笔带过，但是通过对一个印第安大男孩克里克的刻

画，让我们一窥印第安人鲜明的个性。他热情、奔放，是天生的乐天派，他和美国骑士团上校一样，希望有朝一日骑上狂野不羁的小马王。但是美国军官是用一种君临万物的姿态在征服一匹野马，而克里克则是希望通过交流让小马王与自己心灵相通，一齐享受自由的奔跑。克里克成功了，成功到美国上校都对他和小马王的默契肃然起敬，并且向他们对自由的共同追求让步，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克里克和小马王融为一体了，但最终，他却尊重了小马王内心的追求，并让自己的坐骑——美丽的母马小雨



照出我们民族历史中的每一桩往事和回忆。潺潺的流水正是我们祖先的话语。所有的河流都是我们的兄弟，它们不断滋润着我们，河水载负我们的独木舟，它们养活我们的子孙。你必须善待河流，如同善待自己的兄弟一样。”

“我们曾经教给我们的子孙一切，你愿意继续告诉你的子孙吗？你会教导他们说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凡降临到大地上一切，同样会发生在它的子孙身上。这是我们已知的：人类并不拥有大地，人类属于大地。就像人类体内都流着鲜血，所有的生物都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并不自己编织生命之网，人类只是碰巧搁浅在生命之网内，人类试图要去改变生命的所有行为，都会报应到自己身上。”

“我们看待这片大地的心情，就如同新生儿敬爱母亲的心情。如果我将大地卖给你，请和我们一样爱这片大地，像我们一样的看顾它。要在心中常保对大地的记忆，在你心中常存大地原貌，并将大地的原貌保留下来给你的子孙，并像神爱护我们一样的爱护大地。你们和我们一样，是这片大地的一部分。这片大地对我们是珍贵的，它对你们也是珍贵的。我们确知一件事：上帝只有一人，人类只有一种。不论白人或红人都不应被区分。我们毕竟应该是兄弟。”■

（责编 李璿）

和小马王结伴奔向自由的荒原深处。克里克让我们看到了印第安人面对自然的心灵，那些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最终枝繁叶茂的种子就是：

敬畏、节制、尊重、自由。

自由这个词从诞生至今，在不同的领域范畴，有众多的内涵和外延。而与自然界相关联的人类自由，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人类内心灵魂与自然万物同体呼吸、休戚与共。

19世纪50年代，美国白人的势力已经到了北美大陆的西北角，当时的州政府想要用15万美元买下200万英亩原属于印

地安部落的土地。印地安索瓜米西族酋长西雅图为了避免战争给人民和自然带来更大的灾难，同意了白人的要求，决定迁移族群至印地安保护区。1851年，在离开这块世代生活的土地前，他在州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笔者摘取了其中与自然相关的部分，呈现给读者并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希望每位读者在马年降临之际，用自己的心静静去聆听百年前大洋彼岸一位智者的心声。

“如果我们把土地卖给你，盼你不要忘了它们都是神圣的。清澈湖泊上朦胧的倒影，映

